

卷七

痲症

汗症

五痺

大瀉痢疾

癥瘕

即痞塊也

八仙藥酒方

卷八

大便閉結

小便不通

內傷

辨證奇聞

辨證奇聞目錄

卷一

傷寒門

中寒門

卷二

中風門

痺證門

脇痛門

頭痛門

腰痛門

六陳散

卷三

咽喉痛門

牙齒痛門

目痛門

耳痛門附耳聾

血症門

徧身骨痛門

卷四

五鬱門

咳嗽門

怔忡門

驚悸門

心痛門

腹痛門

鼻淵門

口舌門

白膏藥

喘門

虛煩門

不寐門

狂病門

卷五

關格門

臌脹門

卷六

火熱症門

痿証門

卷七

瘰癧門

大瀉門

八仙藥酒方

卷八

大便閉結門

健忘門

呆病門

中滿門

厥症門

暑症門

消渴門

汗症門

痢疾門

小便不通門

癰癧門

呃逆門

翻胃門

春溫門

燥症門

五癰門

癰癧門

即痞塊也

內傷門

疝氣門

痰症門

卷九 婦人科

帶門

調經門

安胎門

難產門

產後諸病門

卷十 外科

背癰門

大腸癰門

對口癰門

臂癰門

多骨癰門

奔豚門

血枯門

受妊門

小產門

血暈門

下乳門

肺癰門

小腸癰門

腦疽門

乳癰門

惡疽門

陰痿門

血崩門

妊娠惡阻門

鬼胎門

胞衣不下門

肝癰門

無名腫毒門

囊癰門

肚癰門

疔瘡門

楊梅瘡門

脚疽門

療癰門

接骨門

物傷門

小兒科

驚疳吐瀉門

疹證門

腰疽門

鬢疽門

痔漏門

金瘡門

癩門

便蟲門

喫泥門

掌疽門

唇疔門

頑瘡門

九龍神針

刑杖門

痘瘡門

胎毒門

辨證奇聞卷七

太醫院院使鏡湖氏錢松著

痙瘓門

一感溼熱之氣。忽又傷風。口噤不能言。項背幾幾。脚攣急。角弓反張。人以為太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陽之痙病乎。夫痙病亦有三陽三陰之殊。亦能傳經。與傷寒之症無異。但傷寒單傷於風。而痙病則合濕熱而成之也。似乎治傷寒可單治風。而無難。而痙病宜兼治濕熱。而不易也。誰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一邪相犯。已是正氣之虧。况三邪之同犯乎。補正以祛邪。治痙無難速愈。或謂一邪相犯。尚須祛邪為先。三邪并犯。則邪氣彌滿。非用祛邪之藥。安能濟哉。不知一邪之犯。其力專。眾邪之犯。其勢散。力專者宜攻。勢散者可補。于補之中而行其攻之法。又何不濟之有。無如其症同于傷寒。而不敢驟用補也。所以殺人。苟知可補之法。而分症以治之。寔易易也。如此症見太陽之徵。不可徑治太陽之邪。而宜補太陽之正。太陽之正氣旺。而風濕熱之邪不必治。而自散矣。方用五苓散。加減治之。

白朮一兩 茯苓一兩 澤泄三錢 猪苓一錢 羌活五分 桂枝三分 水煎服。一劑而角弓反張之疾定。二劑而口不噤。脚不攣。急也。三劑而諸症盡痊。五苓專利膀胱之水也。三邪之

年全一 痙瘓

中至難去者濕耳。先利其濕。則火隨水泄。而風邪無黨矣。故少用羌活桂枝以祛風。則風自易解。雖然。五苓散亦非單利濕之藥也。其白朮茯苓。原能健脾胃生胃。今多加之為君。則補重而利輕。所以能建功之速。倘少少用之。則攻多于補。亦何益哉。此白朮茯苓之妙於多用也。人不可不知耳。

一感濕熱之氣。又感風邪。頸項強直。一目或左右視。手足搖擻。人以為少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陽之瘕症乎。夫少陽居於半表半裏之間。其熱將欲入肝也。而其意猶欲留於陽明。故三邪同感。而目所以左右視。以審量于二者之間耳。手足搖擻者。風性動而濕性靜。兩相違背。風欲動而濕挽之。濕欲靜而風激之。而熱邪又從中沖擊。此搖擻之所以起也。搖擻不已。又風引而上行。于是頸項不利。而濕氣留中。遂至強直而不搖矣。治之之法。必須和少陽之正氣。而少用散邪之品。易於解紛也。方用小柴胡加減治之。柴胡一錢。白

芍五錢。當歸三錢。茯苓五錢。黃芩二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病減。再劑而病全愈。小

柴胡湯。和少陽之聖藥也。今又加入白芍當歸。以補其肝中之氣。使肝旺而邪不敢遁於肝。加茯苓五錢。以健胃而利濕。則邪不敢回于胃。而茯苓且同柴苓以祛風熱。引之而共入于膀胱。尤易下走。此又法之至神者也。安得不速愈哉。

一感濕熱之氣。復感風邪。手足牽引。肉膈胸脹。低頭視下。肘膝相構。人以為陽明之傷寒也。誰知是陽明之瘕疰乎。夫陽明胃土也。風入於胃。必變為熱。况又原感熱氣。則熱以濟熱。宜至發汗。止陽。而何以肉膈胸脹而不發狂。手足牽引而不出汗。反低頭視下。而無登高而呼之症。肘膝相構。而無棄衣而走之疴。正以濕邪之滯之也。蓋陽明之火。最惡者燥耳。今有濕氣在胃。雖侮胃中之土。而亦益胃中之燥。即發汗而不至亡陽發狂之禍也。世人不知治法。妄用風藥以散其表。遂至汗出而不可止。仲景張夫子曾用大承氣湯以下其邪。然而脾旺者尚不致損傷脾氣。否則下之亡陰。恐有意外之虞也。然則風濕熱既同入於胃中。將何以解之。治之法。不可不治胃。而又不可傷胃也。方用全陰救胃湯。

參五錢 茯苓五錢 桃仁一錢 葛根一錢 人參一錢 麥冬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病半全。二劑而病全愈。方中之妙。妙在資胃中之陰。而不損其胃中之氣。元參以去熱。葛根以去風。茯苓以去濕。三邪皆去。而又得人參以生胃。麥冬以生肺。則桃仁不亦可以已乎。不知桃仁最動之味。三邪并入於胃中。未免有彼此觀望之意。况補約多于攻。約邪得補而流連。亦未可知。加入桃仁。性急之物。補既不滯。而攻亦不緩。始能相濟以有成也。

一感濕熱之氣。復感風邪。發熱腹痛。肌肉顫動。四肢堅急。人以為太陰之傷寒也。誰知是

太陰之瘕症乎。太陰者脾經也。脾土濕土也。濕土何禁濕邪之再犯乎。濕入于脾。最難分消。濕邪去而濕邪之根尚在一。再感濕。仍如前濕之病矣。况又加熱以散其矣。蒸。又如風以生其波浪。自然中州反亂。而四境騷然。緊急之勢成。顛動之形兆。倘用安土之品。則土旺無泛濫之虞。水乾而無鬱勃之氣。風即欲作祟。而平成既奏。亦可以解慍矣。無如世人不知治法。動輒言下。詎識下多亡陰。無陰以灌注於五臟七腑。而胸腹手足。又何所資以為養哉。勢必緊急顛動。而更甚。其有亡陰而死者。不可不慎也。方用安土散。白朮一兩。茯苓五錢。車前子三錢。薏苡仁五錢。赤小豆一錢。通草一錢。柴胡五分。石斛三錢。水煎服。此方以利水之葯為君。而仍是健脾之葯。蓋土旺自能制水。况又有以利之乎。此症原是溼邪之難治。單去攻濕。而風與熱邪自易吹散。所謂攻邪必攻其堅也。譬如大敵在前。滿山遍野。俱是賊黨。試從何處攻取。倘止從偏傍掠陣。則賊且拔全營俱來。盡力死鬪。必至敗衄。不若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搥擒巨魁。則餘氣不戰而自遁。瘕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一感濕熱。又且感風。遂成痼癩。身踈足彎。不能俛仰。人以為少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陰之瘕病乎。夫少陰者。足少陰腎也。腎宜熱而不宜寒。宜濕而不宜燥。何以瘕病有濕有熱。

而反成癩癧踈驚不能俛仰之症耶。不知腎最惡風。腎喜熱者。喜真火之生。非喜邪火之尅也。喜真水之養。非喜邪水之傷也。蓋邪火助燥。邪水增濕耳。既以二邪入于腎中。腎已有尻以代踵。脊以代頭之病况。又益之以風。安能無癩癧踈驚之苦。又何以俛仰哉。然則治之之法。仍須治濕熱而少佐之以祛風為得也。方用助腎辟邪丹。茯苓五錢 苡仁五錢 防己一錢 稀莖草一錢 元參三錢水煎服。此方用防己以治腎中之風。用苡仁以去腎中之濕。用元參稀莖草以治腎中之熱。是風熱濕三者均治。何病之不可去哉。夫腎宜補而不宜瀉。今去風去濕去熱。得非瀉腎之藥乎。然而意以茯苓雖利濕而不損其陰。防己雖去風而不傷其氣。玄參稀莖草雖去火而不滅其光。非瀉腎而仍是補腎乎。倘單瀉而不補。烏能奏功之神哉。

一感濕熱而又感風邪。厥逆下利。舌卷囊縮。背曲肩垂。項似拔。腰似折。手足俱冷。其腹脹大。人以為厥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厥陰之瘧症乎。夫風濕熱三合而成瘧。邪傳入厥陰。乃入肝木之經也。其勢更急。世人不知。誤發其汗。必致動濕。濕雖陰類。然是外受之陰邪。非肝中之真血也。所動之陽。奔於濕中。為濕所沒。必至亡陽。蓋脫出之陽。本急疾親上而飛騰。不啻如龍之出谷。其體輕矯而不可止遏。今為濕所滯留。則如蛇行匍匐。儘力奔越。而

究難飛去也。故此等瘧病皆誤汗而成之也。治之法。又不可拘于散邪。而仍須補正。補正奈何。亦救其亡陽。而亟使其回陽耳。雖然。陽之所以亡者。終由於陰虛之不能攝陽。故補陽必須補其陰。而補厥陰之陰。仍從少陰腎經以補之也。治之方。用回陰散瘧湯。巴戟一錢。天五錢。茯苓一兩。山藥五錢。防風五分。炒梔子一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白朮一兩。甘草一錢。水煎服。此方補肝經之血。而佐之去濕去風去火之味。自是正治之法。而又補腎中之火。益之巴戟。天何居。正補少陰之謂也。蓋厥陰之水。非少陰之水不生。何必補腎中之火。詎知汗發亡陽。陽氣盡從外泄。腎中已無真火。單用寒涼以祛熱。則脾胃不勝其寒矣。巴戟天溫腎。而又不至大熱。腎溫而陽回。肝清而陰足。陰陽和合。內之正氣已固。而風熱濕之外邪。不必攻而自破。况原有攻之乎。此有益無損之治法。千古未明。今特表而出之。小兒頭搖手勁。眼自上視。身體發顫。或吐而不瀉。或瀉而不吐。人以為驚風之抽掣也。誰知是風熱濕三者合之。以成瘧乎。小兒純陽原不宜虛。然而多食瓜果。濕留於胃。濕久則變熱。熱極則生風。此風起于內。而不來于外也。世人一見小兒頭搖手勁等症。無論其虛實。投以抱龍丸。不效。改用牛黃丸。又不效。乃用金石腦麝香竄之藥。以開其竅。而鎮其驚。無不立亡。嗟。嗟。驚風二字。自創立以來。殺小兒者。不啻數百萬矣。無有一醫而闢其非者。南

昌喻嘉言頗知其失。大聲告戒。而無如傳世既久。一時不可轉移。且嘉言有論無方。世亦不識治法。鐸聞師言甚悉。因暢論之。而且傳其方也。小兒之易於成瘵者。因其骨脆皮薄。不耐風邪。故邪一入腠理。便入臟腑。况小兒喜餐飲食。飲食之中。又喜寒而不喜熱。以致損傷脾胃。而成吐瀉之症。上吐下瀉。則陰陽兩虧。而平日所受之濕。盡行越出。濕出而熱留臟腑之中。無陰相養。遂變成風象。以惑人。而人既為所惑。但治風而不治正。所以十人十死也。故此等之症。斷不可祛風。一作風治。去生便遠。蓋其身中實實無風。無風而妄用風藥。以倍耗其損傷之氣。安得不速其死哉。然則治之法若何。但補其脾胃。而止其吐瀉。則十人十生也。方用救兒回生湯。

人參 二錢 白朮 三錢 茯苓 一錢 砂仁 三分 炒黑干薑 五分

山查 五粒 萊服子 五分 車前子 一錢 厚朴 三分 神曲 三分 半夏 五分 煎服。此方以十

歲為準。五歲者減半。一劑即吐瀉止。二劑即抽掣定。三劑即全愈。此方補中有利。非一味呆

補者可比。調和於脾胃之內。則陰陽有既濟之歡。自然無變動之害矣。或曰補之是矣。少加

去風散熱之藥。未為不可。夫熱當夏令之時。或少加黃連數分以解其暑氣。而冬令非惟

不可用寒涼之藥。且當增入辛熱之品。蓋小兒吐瀉之後。熱必變寒。况加時令之嚴寒乎。

是斷不可用寒涼也。至於風藥。無論四時俱不可亂增。萬不得已。少加柴胡二三。分未為

大害也。

一小兒吐瀉之後。口噤不出聲。手脚攣急。人以為驚風之抽搐也。誰知是脾胃寒虛之瘕病乎。小兒純陽。先天腎氣原自完固。而無如其後天之斷喪也。人生後天以脾胃為主。小兒喜養生冷。未有不傷其後天者也。後天既傷。而先天亦損。先後天一齊損傷。自然變症紛紜。吐瀉之後。無津液以潤腸胃。腸胃既乏。又有何氣以運動四肢乎。此手足攣急抽搐之所以現也。脾胃虧損。肝木必來相侮。而脾胃又苦無津液。以供給肝木之取資。則肝木大燥。燥極生火。火極生風。又其常也。肺金見肝木之尅。脾胃也。欲出其清肅之令。制肝以報土母之仇。無奈脾胃土母為肝所傷。則土弱而金不能強。力難制肝。而反為肝之所凌。而肺金畏肝中之風火。惟恐逼乾肺氣。封口結舌。噤不敢出聲也。然則治之法。可不急治肝以救脾胃之虧乎。方用活兒湯。

白芍三錢 茯苓五錢 人參二錢 白朮三錢 枝子三錢

麥芽三分 枳壳三分 半夏五分 甘草一分 神曲五分 水煎服。一劑而攣急抽搐之症止。二

劑而口噤之聲出。三劑全愈。此方平肝之氣。以扶其脾胃之土。脾胃之氣生。而肺氣自旺。足以制肝。又何風火之不息。或謂肺弱不能制肝。自宜補肺。不知用補肺之藥。必用潤劑。不又助脾胃之濕乎。瘕病正苦濕也。方中用茯苓之多。乃去其濕也。去濕而可用濕乎。故

不若平肝以安肺。而不可潤肺以害脾胃耳。

一小兒偶感風邪。發熱身顫。手背反張。人以為驚風之角弓反張也。誰知是瘧病中之寒邪乎。蓋小兒氣血未旺。不耐傷寒。肚熱。故一時昏沉。非因風而動驚也。故治小兒之傷寒。斷不可與大人一例同治。動用風藥以祛風。蓋因虛入風。治其虛則風自外出。况止犯寒而不犯風。是原無風也。又何可祛風哉。倘輕施祛風之藥。則風門大開。內風無可散。勢必損傷正氣。正氣一傷。則營衛無所蔽。湊理不密。且將勾引外風。深入內藏。遂成不可救之症矣。治之法。補其正氣。而少加散邪之味。寒既易解。而臟腑不傷。手到便奏功也。方用護子湯。人參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二錢。柴胡五分。桂枝二分。水煎服一劑而驚定。不必再劑。亦何方法之神乎。蓋小兒初傷風寒。必先從太陽而入。今用桂枝柴胡。兩解其太陽少陽之邪。則邪不敢遁入於陽明。况又有人參以固其脾胃之氣。則邪尤不敢入於中宮。又加入白朮以利腰膈。茯苓以通膀胱。則邪從外入者即散。即無外邪。而柴胡以舒肝氣。桂枝以暖脾胃之上。正有利益。又何損哉。無如世人不知此等治法。妄捏驚風名色。輕施發散鎮驚之味。以至殺兒無算。醫工不悟。而病家未知。皆委於天數。而不責其誤。誰知萬兒啼號于夜臺哉。深可痛者也。吾願世人盡消滅驚風二字名目。庶幾小兒之福乎。否則江

河日下。又何有底止耶。

一婦人新產之後。忽然手足牽搐。口眼喎斜。頭搖項強。其則角弓反張。人以為產後驚風也。誰知是亡血過多而成瘓乎。產後舊血已虧。新血未長。血舍空虛。風尤易入。原不必戶外之賊風也。即一舉一動。而風自内生。覺兩腋之間。陰寒逼人。一不慎而風入之矣。然風雖易入。而風出亦易。因虛而入。風補虛而即能出風也。然而補虛之法。從血以補之乎。抑從氣以補之也。血亡不能速生。而氣怯實宜急補。補其氣則血尤易生。血生而風又何存乎。故血舍驅風。尚非正治之法。矧純用鎮驚之藥。非下之石耶。方用救產止瘓湯。人參五錢。當歸一兩。川芎三錢。炒黑荆芥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病輕。二劑而又輕。三劑全愈。此方即佛手散之變。大補其氣血之虛。加之人參。則氣更旺矣。氣旺而邪不敢敵。况又有荆芥引血歸經之藥。血既歸經。而邪又何能獨留哉。且荆芥原能祛邪。但祛邪而不損正氣。故可兩用之。以出奇耳。倘不補氣血。而惟事祛風。則血舍更空。風將直入。則立殺其婦矣。可不慎哉。

人有一時手足攣掣。口眼歪張。人以為中風之症也。誰知是瘓病之驟發乎。夫中風病。身必顛覆。口必吐痰。瘓病狀如中風。而身必不顛覆。口中喉內。必無痰涎之出入。而有水雞

之聲也。蓋中風無風。風從內起。瘧病則風從外入者居多。風從外入。風自成。感不必借重。內痰之助。所以但有擗掣歪張之風象。而絕無有洶湧秘塞之痰聲也。若風自內起者。火動生風。而痰以助之也。故中風無邪。無外邪也。瘧病無邪。無內邪也。無外邪者。不可治風。無內邪者。不可不治風耳。然而單治外而不治內。則外風雖去。而內風必生。是以祛風必須補正也。方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一錢。白朮三錢。黃芪三錢。當歸三錢。柴胡三錢。升麻四分。陳皮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擗掣定。再劑而歪張止。三劑不再發。夫補中益氣湯。補氣之藥。非祛風之劑。乃用之以治瘧瘵之風。反易奏功者。何故乎。蓋氣虛則風易入也。補其氣。則正旺。足以祛邪。方中用柴胡。原能祛邪也。少用之于補藥之中。則能提氣以衛正。多用之於補藥之中。則能益氣以祛邪。故用至三錢。而風難再留矣。何必更借重他藥散風之多事哉。世人但知參歸芪朮之多。用以補正。絕不知柴胡多用之于參歸芪朮之中。尤易祛邪。余所以特表而出之也。

汗症門

人有大病之後。無故而遍身出汗。日以為常。人以為內熱而發熱也。誰知是陽氣之虛。外泄而腠理不能自閉也。大病之後。氣血大虧。氣不能入於血之中。血必至遍其氣于膚之

外使肺金清肅之令行。則氣雖欲越出于皮毛。而腠理未疎。何能外泄。惟大病之後。必先損其肺。肺先無自主之權。又安能禁其氣之不固哉。氣既不固。而汗乃氣之所化也。汗隨氣泄。氣泄而魄汗淋漓。遂至遍身無非汗出矣。人至遍身出汗。而又無內邪之散。有不散盡真氣者乎。似乎較止陽之症相同。然而止陽之症。身喪于頃刻。而自汗之病。不至遽殞于須臾。其故何也。蓋止陽之症。乃熱邪驅之也。自汗之症。乃陰虛促之也。陽病暴而陰病緩。陽暴難于救援。而陰緩易於調劑。治之法。自當以補氣為主。而補氣之中。兼以補陰。則陰能攝陽。汗不止而自止矣。方用攝陽湯。人參一兩。黃芪一兩。白芍五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一錢。山茱萸三錢。熟地一兩。水煎服。二劑而汗少止。四劑而汗大止。十劑全愈。此方用參芪以大補其氣。氣足則肺金有養。而皮毛自固。又益之麥冬五味。則肺金不特自足以衛外。而兼可以分潤於腎水。猶恐汗出太多。必損耗真陰。更加熟地山萸。以益精使肺金不必又來下生腎水。則肺氣旺而皮毛益固矣。尤妙增入白芍一味。以收斂肝氣。則肝木自平。使肺金無仇容之相逼。則肺氣安然。自能行其清肅之氣。清肅之令行。而下輸于膀胱。則上下之氣舒。而心中生液。不來尅肺。則肺金有權。得以自主。又安肯聽汗之自出哉。此攝陽之妙法也。倘貧窮之人。無力買參。豈忍視其死而不救。前方之中。倍加黃芪二